

臺 灣 初 旅 (二)

陳 廣 沉

第三日 十月廿一日 星期五

七時起身，八時找飯店吃早餐，先到中餐館，無多客，遂到咖啡館吃美國早餐，煎蛋吐司咖啡，服務勤快。遇泌尿專家彭秉坤醫生夫婦，面告精神甚好，小便無異狀，彼甚代慶幸。當時見面者還有許多仁長，都是相隔萬哩以上者凡卅年，大家見面歡話離情。飯後即在旅館內參觀，此館沿小山坡建築，地面闊大，裝璜古雅堂皇與皇宮媲美，而舒適幽靜有過之無不及。天花板髹漆金紅，線條整潔，一望無際；地板有全裝精緻毛毯者，有全用柚木雕刻方塊者，此種方塊易沾灰塵，每見男女工伏地剷刷，務使光潔。而四壁裝飾更非尋常客所能想像，蓋皆用漢唐名人篆隸或宋明名人山水或花鳥嵌入玻璃鏡框內依次懸掛，如入博物館之藝術苑，美不忍離。各大廳室所懸者絕不雷同。若有意告中外住客曰「中國藝術寶藏，世界無可比擬也！」旅館宿舍有一主座二副座，主座有十餘層，住房六七百間，巍立臺北市，二副座較小，一名金龍廳，我同陳良輔仁長就同住在此廳之1760室，室寬大高敞，衣櫥可走入掛衣存箱，浴室整潔，盆淋隨意；其列為世界有名大旅館頭十名以內，非偶然也。

下午由中學同學焦承允兄陪同入臺北市觀光，市內大街皆可筆直的來往各四線之柏油馬路；兩邊商店毗鄰，其門前皆各有騎樓之人行道，原來甚寬，奈為無數機器腳踏車排比停放，且有小攤競賣，所謂人行道者祇留有單人行路之一線。而馬路上大小汽車機器腳踏車擠來擠去，人行過街危

險異常。至最擁擠地方沒有地道或天橋，其人多車多之狀況，較紐約就有過之。地面交通實為臺北市公務交通之嚴重問題；想有意者必在構思解決之辦法；想不久之將來必將有臺北地下鐵路之建築。到商店購物則店員之恭敬態度，迅速服務，美國店員不能望其項背。來回都由焦兄堅持乘計程汽車，並再三告誡「你們外來人不識路而年老不良於行，決不能步行。更不能擠乘公共汽車。萬一出車禍則後悔莫及，請牢記出門非計程車不可；計程車多，不須等候多時，而且車價甚平。」云云。經驗幾次，實在是既平且快，司機技術高明不常出亂子。

下午六時半到圓山飯店之敦睦廳參加歡迎晚會及自助晚餐，使全體仁社新舊社員得自由交談，互道二三十年闊別後之行動與事業，緬懷過去，暢談現勢，希望將來，娓娓道來，談之不休，誠不知今後一、二十年將變到如何局面；到頭來何處是唐宮漢闕？想不到，此地有舜日堯天！想不透，天天鬧！鬧什麼？還不是為的是權！儂人說「寧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無權。」「一朝權到手，就把令來行」，行些什麼？還不是叫老百姓吃苦，剝削老百姓，殺害老百姓。所以說：「與，百姓苦！亡，百姓苦！」讓老百姓有權；由老百姓自己辦事，自己辦不了，「選賢與能。」那有什麼可鬧的！不必要唐宮漢闕，我自舜日堯天。天下太平，大家享受，豈不快哉！

大家聊着吃着談着笑着，不覺已到十時，不能再聊，於是回房打算睡覺。誰知我同房同仁是我交大同學陳良輔已回到房間洗澡準備睡覺。他學電機1923上海交大畢業，比我小一歲，他是江南人滿面紅潤滿頭白髮，真是童顏鶴髮，耄者中的美男子，自己操練身體健步似不吃力。我雖比他高一級大一歲，事事比他差遠了。我是江北人瘦削面孔骨細如柴，原在唐山交大讀機械讀了四年，機械搬上海，上海的土木科搬唐山，於是我這土包子進了上海交大，我是一個粗大料什麼事都要試試，對身體方面滿不關心

。他注意身體健康，他常對我說「身體是我們的本錢，不能大意，決不能拿生命不當一回事。」真是至理名言，他一晚睡覺一早起身，我則拖拖拉拉都要弄到很晚入睡，第二天我起身時，他老早起身梳洗完成了，已在整理衣衫，該掛的掛，該摺疊的摺疊。到各事整理停當，他出門，叫我將門鑰交前門帳房，誰先回來就誰先向帳房取鑰，各人自由。而且他在臺北聯成公司做過工程司三年。聯成是G.E.電氣公司的代理人，而我的仁長學長也曾在美國G.E.做過工程司。所以他對臺北很熟，他這次來，祇到那些沒有去過的地方去。我則臨時問人除節目上已定的地方我據時參加外，其餘就要請教商量後決定。我很聽信朋友的勸告；我臨動身前，親朋們有兩個警句：(一)不可喝生水，不可吃沒有吃過的東西，不可吃得太飽！(二)要跑路的地方少走，多走了年紀大吃不消。所以到了臺北，就謹遵這兩個警句，結果，回到美國，肚子沒有吃壞，兩腿仍有些痠痛。今晚慢慢洗了一個好澡睡覺，睡得很甜。

第四日 十月廿二日 星期六

上午早餐後大家互訪仁友，我去訪問另一個交大同學王樹芳，他是機械系1927畢業，他原在中國鐵路服務，抗戰時為粵漢路株州機廠廠長，大陸易幟後國民政府遷臺北派他駐日本辦理採運購料事宜，他現為仁社日本分社社長，其公子陪他來臺隨時侍候，並決定此次回日後即退休移住美國西部與兒媳同住。適陳長輔仁長亦來房，由其子代我們三同學攝一合影可為永久紀念，將來何時何日我們再有機會同在一處攝一合影則不可知矣。我們都同於去年喪偶，亦巧合也。

下午二時至四時在圓山飯店之敦睦廳行開幕典禮。由中國分社社長張光世仁長致歡迎辭。次由日本分社社長王樹芳及其他分社長致辭，末由前總統嚴家淦仁長作專題演講。茲將各位仁長演辭之精要部分錄下：

(一)張仁長光世致辭要點：「今天我們仁社各地區的分支社社員聚集一堂，舉行聯合年會，同時有中國和美國兩分社的四位新社員聯合舉行入社典禮。這是我們仁社盛大的喜事。……自從有了仁社這個組織之後，社友彼此之間，情感融洽有逾手足。為避免不必要的誤會，對外並不公開……因為這是我們仁社社員之間，互相砥礪勸勉，以道德相切磋，以功業相期許，全是我們自己的事，不必告人，這是我們的「私事」 Privacy。我們的活動是「超政治」「超宗教」性的，並非有與國家政策有關，或安危所繫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Secrecy。這一點要請新社員們了解其意義的。」

本社在美國創立後，參加的人數漸漸增加，但因本社吸收新社員的原則是重質不重量，所以本社的發展並不迅速。六十四年來本社各地區分支社的社員人數共約一千人，「此次聯合年會參加人數到現在為止實際報到的人數計：

美國分社一四〇人；香港分社一七人；
中國分社一五〇人；日本分社四人；
共計三百一十一人。

我們希望新社員比我們強，就是要一代比一代強；他們一定能將仁社的精神更發揚光大。」

(二)日本分社社長王樹芳致辭要點：「我曾於十四年前參加在此地舉行的仁社金慶紀念大會，當時的盛況歷歷在目，今天又能趕來參加六十四年聯合大會，能和不少舊友新朋歡聚一室，實是莫大的興奮。我們仁社在這幾十年來的貢獻非常偉大，有目共睹。」

金慶期間，梁寒操仁長在講仁社社魂中，曾說仁字可以用稱植物種子的，如桃仁、杏仁、瓜子仁等，啟發了應當注重保種傳播的意義，就是要注意接棒者吸收新血輪。看到各地發展的情形，非常欽佩。

我們東京是1951年開始成立，先後參加者十餘人，現在人數極少，應當繼續努力物色後起青年引為社友，使日本方面成爲一個強烈的肢體，不負各位期望，敬祝大會成功！」

隨後美洲分社社長魏凌仁長有一段精簡報告，他說：

「此次美洲社員得乘參加聯合年會之便得與各地分支社社員互相見面切磋，非常幸運。美洲分社現有社員三百五十人。最近我們設立了一個互助基金，已經申請美國政府免稅照准。此項基金專爲協助年高仁長仁姊之需要而設。我現在代表美洲分社全體社員感謝中國分社社員招待在開會期間之食宿遊覽費用；並建議下次年會在美洲開會容許美洲社員略盡地主之誼。我深信我們仁社社員能精誠團結時對國家人民都有莫大之供獻。謝謝。」

繼有香港分社社長劉天宏仁長亦致一精簡報告：他說：

「我代表香港社員敬賀聯合年會之成功；世界各地社員都得在年會中互通聲氣互換智識，四海一家如兄如弟。我代表香港敦請此次得去香港觀光之仁長仁姊們於十月廿九日下午七時半在香港李園飯店 Lee Garden Hotel 彩虹廳晚餐不勝翹盼之至。」謝謝！

然後由籌備委員會兩主任委員報告籌備經過。一位是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廠長陳耀生仁長，他負責與臺灣各公私機關接洽。一位是紐澤西州支社社長陳佛航仁長，他自費到臺灣與中國分社各社員仁長訂旅館飛機公共汽車及一切繁瑣詳細節目。他們很簡短地說了幾句，其實美國諸社員能得如此便利的享受一切，全是他們二位的功勞，所有同仁皆對他們二位衷心感謝。兩位都姓陳，怪！

最後是前任總統嚴家淦仁長之專題演講；說明臺灣由不毛之地，如何在卅年中嬗變爲經濟起飛，與世界已開發國家爭市場之獨立國之艱苦奮鬥不斷經營的親身經歷之過程。文甚長，實爲中國歷史重點文獻；茲謹擇其

要點列下：

「1945年十月我來到臺灣第二天日本投降，臺灣光復。臺灣三分之二是崇山峻嶺的不毛之地，只有24%是可耕之地，所產稻米不夠養活當時的六百萬人口。日治時代因在戰爭時候經濟凋敝，化學肥料欠缺，臺灣生產的糧食很缺乏。我們如何開發農業，如何盡量利用人力，是我們當時極重大的課題！

人力資源有質和量兩方面，質是教育問題，量則包含了人力的分佈。人必須予以教育訓練，使能適應環境，利用環境，開發環境。教育方面的努力是將國民教育就學率由70%提高到90%。中等教育發展的幅度大，高等教育發展得更快。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現在還繼續在做，但是人力如何利用？一定是走向農業。我們發展農業用了許多方法，要使工作人員對農業發生興趣。

當時農民對租佃制度甚抱不平，他們由地主方面租來土地耕作，結果要將大部分農作物交與地主作爲租金，自己所得有限，所以他們對耕作不發生興趣，我們對症下藥，就產生了土地改革方案。在大陸上曾實行了二五減租，就是將租金減去25%，不過那時實行不久未得其利。臺灣當時租價爲50%再減去百分之二五，就成了原租金之37.5%，就叫三七五減租，這樣農民所交租金甚少，已經引起興趣。

第二件就是農復會的幫忙，他們對技術上的革新，新品種的改良以及化學肥料的供應等都給與農民不少的協助。但其中最大的協助是農會的改良。在日治時代的農會是幫助農民儲存餘糧的，但其組織是由上而下，那時臺灣總督是省農會會長，縣長是縣農會會長，由官員來兼任。我們與農復會幾經商討決定其組織爲自下而上，變成民主制度，由農民產生農會，農會爲人民服務。臺灣共計有300多鄉鎮就有300多農會，每一個鄉鎮的農民都是農會會員。從事耕作的人是會員，非從事耕作者爲從會員。由農民

代表產生理事會並設立業務部門。銀行貸款與農會，農會的信用部再貸與農民。這樣土地改革就可在臺灣推行了。

第三件是我個人有一點小小的供獻。當時我主管財政部分，計劃由臺灣土地銀行用錢向地主購買土地，轉手再賣給佃農。萬一佃農有人周轉不靈，變成呆帳應如何應付，以當時的觀點，建議政府拿出錢來作基金，萬一佃農到期還不出錢，就在基金中周轉。多少數字呢？也算不出來，就以我們吸收日本的財產沒有分掉的，拿一部分出來。當時就拿了四個公司的官股出來，就是工礦公司、農林公司、水泥公司和紙業公司；其數字等於整個土地購買時30%。土地銀行向地主收買土地是給地主70%的土地債券。30%是給上面四大公司的股票；分期付款十年。十年的結果甚好，呆帳的部分不到1%。可見臺灣農民一方面很有信用，一方面這種土地改革對農民所生的利益很大，他們生產多，用不着欠什麼款。臺灣人是從大陸來的，中國人幾千年來都是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腦筋都用在土地上，假如有人發財了，他就買地再蓋房子，臺灣也是如此。

我們把四家公司的股票透過土地改革移轉給地主時候，地主們還不大願意；後來才發現這些股票也不錯，每年還可以開開股東會，分分紅利，分的錢可能比土地上所得的錢還多。而且慢慢開會使得這些地主對工業也建立了一些觀念，產業的機構也慢慢建立。

當時主要的重點是想土地銀行不要吃虧，農民不能有呆帳。這樣十年來，農業上的生產比整個地價要來得多。日據時代臺灣每年生產米70萬噸到100萬噸，有一年生產到130萬噸。民國34年1945只生產63萬噸，現在則每年生產兩百幾十萬噸。（現在人口一千八百萬為當年六萬百人之三倍，而所產米除食用外，還有餘米出口。）政府還要出口，還要補貼，倒變成政府頭痛的問題！

如果政府就停滯在這個階段，就無法繼續發展，必須要從農業走向工

業化的階段。開始的工業是紡織業、食品加工業、手工業。後來工業方面慢慢從勞力密集的工業走向技術密集的工業或走向資本密集的工業。農業方面也是如此，牠走向機械化之後把剩餘的勞力推向工業。現在工業向技術密集方面進行的時候，對於大量勞力的需求減少。必須要找另一個出路，希望在服務工業方面儘量增加。」

嚴仁長是我們仁社中之「通才」，他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高材生，對於科技學術以及中國文化政經哲學無所不通，對於國家社會之供獻有目共觀而且繼續不斷，真仁社之珍，亦國家之寶也。他對於臺灣經濟起飛之過程簡單說明後並告誡諸位社員說：

「總之，在臺灣短短的時間內所做的，都是配合時代的變遷，現在只是開始，以後的變遷還更厲害！兩百年前產業革命，機器代替手工，產量大大增加。現在步入電子時代，將來還會更快。電腦已邁入第五代，電晶體變成 IC，速度愈來愈快，人類的進步也愈來愈快。如果我們不追上去，我們就會落後，沒有存在的餘地。而且這種變化不能按照老的想法，說，還有三年三月可以等，殊不知連三天三小時都不容你等！現在你在想像時，已經有人把牠做出來了。我們必須要有一種不能等的態度，才能解決我們既有的問題和將來可能產生的問題，才能趕上時代！」

他說完了，全體起立鼓掌。約三、五分鐘後，蔣彥士仁長演說。他是農業及經濟學專家，他報告臺灣各種工商業生產量並作臺灣海峽兩邊人民生活之比較。茲將其數字列簡表如下：請細閱之。

臺灣海峽東西兩岸人民生活簡表 蔣彥士仁長

類別	東岸(臺灣)	西岸(大陸)
1. 每年生產收入	2,334美元	226美元
2. 布匹(每人年公尺)	36.0	5.5

3. 住屋 (每人坪數)	5.9	1.1
4. 電量 (每人月單位)	38.14	1.17
5. 電冰箱 (每千家之架數)	957.5	1.0
6. 洗衣機 (每千家架數)	708.4	21.0
7. 汽車 (每千人架數)	50.6	1.2
8. 機踏車 (每千人架)	278.76	0.33
9. 文娛費用 (全收入%)	13.65	3.49
10. 電視 (每千人架)	212.0	16.0

蔣仁長說完後，仁社社務會議，至下午六時完畢。

下午四時全體攝影在圓山飯店正門內台階前舉行。

下午七時，全體宴會在圓山飯店十樓交誼廳舉行。入座前諸仁長互道欽仰之意；我有幸得與在政府有職之諸仁長前親聆教誨如：行政院長孫運璿仁長及其他部長階級者如李國鼎仁長、張光世仁長、張繼正仁長、方賢齊仁長等。宴散歸房與同房陳良輔仁長各忙洗漱入寢，竟無暇多談。

逝生鄉長惠贈新著感賦短章

曾潤琛

彩筆書風土，故鄉景宛然。 城垣依嶺麓，河道比琴弦。
古寺傳詩句，新茶想雨前。 桃源難再覓，回首夢如煙。

暮春憶舊友 舊作

沈洪燾

年年傷別兩心知 路斷天涯到幾時
蜂蝶又隨春去了 落花片片是相思

尹仲容先生——

最令人懷念的交大人

殷大平

工商時報三月十二日社論標題「假如尹仲容先生來處理水泥廠案」；四月十四日社論文尾又以「何處去覓尹仲容！」之嘆息作為結語。使我這後學（較尹先生晚二十年畢業於滬校）大為感動。

民國五十二年尹先生逝世後三個月，何凡先生在聯合報玻璃墊上專欄內也曾感嘆，略謂：「尹先生逝世後之哀榮及工商界之反應，有人認為過份；但三個月後似乎尚未見何人能接替尹先生！」而今尹先生逝世已二十一年，工商時報仍與「何處去覓尹仲容！」之嘆，其誰能不感動？

當年在友聲紀念尹先生的特刊上，大平也曾不揣鄙陋，為文悼念，給尹先生的輓語是「非常時期之非常之才」！

溯自四年前美國與我斷交後，使我國際上處境更進入一非常艱困時期。所幸中心領導有人，夙夜匪懈，而使我實質之國際關係及地位日形穩固。但近年來經濟犯罪案之層出不窮，却又令人憂心忡忡。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皆以經濟掛帥，西德且以經濟部長為首席部長。果然，我國二十年來經濟發展成果，足以傲視國際。然而今後更上層樓的工商業結構性改造及昇級，將非輕易所能達成。

工商時報於此時一再提起尹仲容先生，這位非常時期之非常之才，我祇能尊之為「最令人懷念的交大人」，將永遠為我校友，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楷模。